



美术革命：从显在到潜行

□ 霜枫酒红

当宋元以来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进入20世纪面对古元、江丰、胡一川等人的“大众艺术”美术时，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浪漫主义美术面对改革开放大潮中罗中立、陈丹青、吴冠中等人的“另类”创作以及此后更多的新潮美术探索时，我们寻找其背后的共有关键词时可以选择“美术革命”——正是这具有颠覆性的艺术发展理念和行动构成了中国美术史和实践中的磅礴气象。

历史学家张振鹏说，“世界进入中国，使中国进入世界不可避免。”晚清以来，西方乃至世界逐渐内化于中国的历史之中，成为现代中国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说，中国无法自外于世界而“遗世独立”。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清王朝和欧美多国之间的战争，也发生了包括文学革命、戏剧革命、美术革命等在内的新文化运动。应该说，中国人在短时间内面临了一场全球化力量的冲击，正如李鸿章所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说到新文化运动，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新青年》、五四运动及其深远的思想、文化影响。《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拉开了现代新文学的序幕。

1919年12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提出“新文化运动”一词。1920年4月，陈独秀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首次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定义及探讨。此文之后，新文化运动不再指狭义的语言和文学革命，而是扩展到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和国家制度等广义的新启蒙运动。

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很多人对《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片面认识，即关注于文学革命、戏剧革命而忽略了美术革命。陈独秀1917年提出“文学革命”，1918年（也有学者认为是1919年）1月15日在《新青年》杂志6卷第1号提出“美术革命”。在当期刊物上，发表了吕激的《美术革命》和陈独秀的《美术革命——答吕激》。学习美术出身并留日学画的吕激在文章中说，“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极加革命也。”陈独秀说，“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

吕陈二人的文章引发响应，蔡元培力倡“实物的写生”和“写实”，拯救衰败的中国绘画。更大范围的响应与认同最终将“写实”从技法上升到了“主义”即“写实主义”，并且与救国强国结合起来，“走向民众”“到民间去”。1922年，梁启超发表《美术与生

活》一文，“今日的中国，一方面要多出些供给美术的美术家，一方面要普及养成享用美术的美术人。”

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虽然艺术领域鲜提美术革命，但是作为一种艺术思想、方法论其辐射力深广，已经融入到美术界的潜意识里，成为纵贯20世纪的重要命题。这时候，美术革命超越了表面上的新与旧、革命与改良、大众与精英等话题，指向美术本质、价值、功能、地位的认知。也就是说，美术革命不是一个艺术层次的革命，而是在艺术之名下承载着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

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就更容易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美术创作、边疆写生运动以及5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油画创作乃至改革开放后的美术新潮——这些美术现象作为不同时代的艺术焦点正是美术革命这条汹涌的暗河不时冒出地面的创作实践“涌泉”，其中有反传统、艺术实验的因素，也有民族化、大众化的因素，只不过在不同时间点上各有侧重。像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木刻远离传统的闲情逸致，而是突出大众化、战斗性；像1980年罗中立创作的油画《父亲》不再追求高大全，而是刻画了一个卑微的普通农

民形象；像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去除重大场景，而是描摹了日常生活的凡俗故事；像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礼赞》肯定了身体本身的价值，生命并不是为了某个外设观念而存在；像徐冰的《天书》、厦门达达的《事件》、肖鲁的《对话》、WR小组及大同大张系列作品都在超越具象中给观众巨大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进而达成内涵和审美的多解。

20世纪以来，不同时间段、不同艺术群体的美术创作风格各异，观众评价有别，但是我们回顾百年历程会看到，美术革命从新文化运动的显在旗帜逐渐成为一个潜行的思想主题，一场场美术探索与展览盛宴从最初被视为满是激进色彩逐步演化成广为接受，应该说这是美术革命无声中结出的果实，也是一百年前梁启超期盼的美术创作与欣赏成果。当然，今天有人不理解当代艺术亦属正常，就像当初很多人不理解吕激和陈独秀的思想，就像改革开放之初有人反对罗中立、袁运生等人的作品。不过，艺术潮流浩浩荡荡，当越来越多的美术馆展出千姿百态的作品时，我们可以相信未来中国美术一定会继续激荡出新的力量、产生新的景观。

格局与出路

——观电影《八角笼中》有感



一直供我上学。等我上了高中，我们那么大的一个乡就剩下我们6个女孩子读高中了。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回家乡，直接来新疆支教。

看到影片中马虎的姐姐，她生小孩儿得了病卧床，让人五味杂陈，让我想起了和我一同上小学的那些女同学，也是早早结婚生子。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碰到小学时班里的一个女生，寒暄几句，她问我几个孩子，我说就一个还不到1岁。她说：“那比我家三姑娘还小呢。”说话的时候她的脸上露出不屑和自豪的神情，影片中马虎的姐姐和她是一样的，但是向腾辉让她对生活有了新的向往……后来，她还坐在观众席上看弟弟拿冠军。

有网友评论说：“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没有经历过生活之苦的人，就不可能成就真正的喜剧，这是一部特别值得看的电影！”电影里还有一个镜头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网络曝光向腾辉利用孩子们赚钱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身心摧残之后，那些孩子们纷纷被家长带回家去，那个小女孩的眼神写满不舍、期盼。向腾辉更是那么无助——他把那些孩子带出来，带他们练格斗，怎么就行不通呢。但他没有放弃，以牺牲自己换取孩子们重新站在八角笼中夺冠。

影片中还有几句台词：“你格局一大，路就宽了。”“你说得对，不能把路走窄了。”一个人无论身处什么境遇、什么遭遇，一定要努力活出格局，有了格局，路就宽了。

管笛琴

“我把他们骗出了那个山沟沟，我骗他们练格斗，骗他们能拿冠军，以后能靠这个吃饭。咋了？他们是啥子人？家里牛牛没有，地地没有，工作工作没有，钱钱没有，他们往哪儿走啊？他们是一群除了我，连骗他们的人都没有的孩子。”这是电影《八角笼中》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不管谁看了这部电影，都会记住它。

《八角笼中》最近很火，是王宝强自导自演、聚焦大山里贫困儿童的一部作品。向腾辉（王宝强饰）是一个普通的沙场老板，他看到沙石料场旁一群无人照料的孩子，重燃格斗热情，想通过格斗培养他们成才，这让生活本没有出路的大山里的孩子们看到了未来。经过重重困难，最后，孩子们成为真正的格斗运动员，找到了人生的新希望。

刚看到电影名，不太理解，看完后才知道所谓的“八角笼”，不仅指聚光灯下的那一方拳台，而且也代表着某种无法走出的困境。不知道为啥，看到那群孩子、看到那光秃秃的山梁，听到那一口四川话，不由想到了我的故乡，想到了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西北山区，大山把山里人与外界隔绝，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落后、保守，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女孩子，要求遵守的规矩特别多，还不允许女孩子上学。好在遇上“扫盲”的好政策，女孩子大大小小到年龄的、超龄的都可以去上学了。但在我小学毕业时，大多数女孩子又回家了。我是比较幸运的，父亲说只要我能考上，他会

历史与当代的相互“照应”



电视节目创作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将民族立场、大众视角、声画语言有机融合起来，讲清楚、讲透彻、讲生动中华文明的内核与特性，以雅俗共赏的视听语言传递深邃厚重的文化传承课题。由北京卫视制作播出的文化类节目《博物馆之城》，在此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博物馆之城》延续第一季的文化内核和内容设定，近期推出了第二季——“中华文明探源季”。精准捕捉创新发力点，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实现文化类节目的创新迭代。在选题设置上，增强了地域的丰富性，深度展现博物馆、文物、文化等多重维度，引领观众对文博有更强的参与感。

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较为生动具象地呈现在有限的电视节目中，难度可想而知。《博物馆之城》第二季的“解题”之道，是用融入体验的诚意和托物言志的创意，力求将“国之大者”融于寻常故事，将民族文脉融于娓娓讲述。比如，首期节目“探源团”成员以沉浸互动的方式感受2000多年前的中国简牍文化，让观众深切感知文字在保持中华文明连续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让历史文化的灯火照耀当代。

《博物馆之城》第二季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通过个体故事呈现中国人的精神特质与文化基因，这让节目在历史叙事中彰显情感温度。比如，在讲述多种文字版本的《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时，节目讲他如何科举屡试不中，讲他如何对农民、工匠的生产方式产生浓厚兴趣，讲他的一生如何致力于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找人出版著作，最终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样聚焦个体故事的讲述，让观众对一位中国古代文人形象有了清晰深刻的认识。通过深度聚焦文化传承中“人”这

一根本性要素，揭示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精神密码。

文化在不断发展，文艺创作者看待文化的态度与眼光也应该是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对电视节目创作而言，“故事讲述的时代”和“讲述故事的时代”同等重要。一档文化类节目，如果只重前者而忽视后者，即便再精心考证、完美复刻，也较难成为与当代观众共鸣共情的“出圈”之作。《博物馆之城》第二季在创意内容方面的实践值得肯定。“探源团”在沿着先人足迹探寻优秀传统文化的旅程中，生动讲述北京雨燕在迁徙途中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控制虫害、改善环境作出的贡献，生动展示现代科技为古莲子繁衍提供的极大保障，从古代园林造景中感悟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在周口店猿人洞与遗址博物馆里体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凡此种种，都在由古及今、生动鲜活的讲述中体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站在当下回望历史，目之所及的是气象万千的浩瀚史料，文艺创作者对其观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镌刻着时代烙印。只有找到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契合点、融汇点，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在当代社会活起来、火起来，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通过更高效、更生动地讲好故事来处理严肃话题与收视黏性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发挥视听优势来优化客观史料与鲜活呈现的关系，如何更好地运用融媒体思维来平衡厚重内容与灵动传播的关系，是电视节目创作者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博物馆之城》在电视节目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供了有益启示，对文化类节目开拓创作创新空间具有借鉴意义。目前，该节目仍存在提升空间，期待在未来不断打磨、完善细节。选自《学习强国》